



流年

張耀升

曾就讀政大英文所與臺藝大電影創作所，因此專長除了文學之外尚有編劇與影像創作。曾任職臺南縣文化局，小說曾獲時報文學獎小說首獎等獎項，二〇〇三年底於木馬文化出版短篇小說集《縫》。二〇一〇年執行雲門舞集流浪者計畫，至日本在地旅行三個月，於去年七月結束流浪回到臺灣，目前身心都定居於臺北。

一、計畫緣起

如果說，每一個藝術家，無論形式如何繁複，無論創意或想像力如何奔放，都有一個作品來自其生命，對我來說，這部作品便是《流年》。

《流年》的寫作計畫起源於二〇〇六年我所創作的短篇小說《空》，故事敘述一個妓女的兒子，在成

長過程中由於無法面對母親的職業與自身的戀母情結，在母親失蹤後娶了一位外貌與母親相似的女人為妻，男主角在妻子的溫柔與支持下，成為藝術家，以雕刻見長。然而，原先幸福的生活事實上卻是籠罩在母親所遺留的創傷下。日復一日後，創傷變形帶著更殘暴的力量歸來，男主角以冷漠、背叛、傷害不斷凌虐妻子，直到妻子罹患癌症，男主角才回心轉轉，面對自己的內在創傷與施加在妻子身上的傷害。

《空》與《流年》在故事內容上與我個人的生命歷程並沒有直接的關連，但內在主題上，藝術家面對創作的掙扎、痛苦與反抗則是一致的，而人生的矛盾、迷惘與悲傷則是共鳴的。

《空》一文在二〇〇七年獲得打狗文學獎，但這個故事並未就此結束，無論寫作之前或之後，這個故事都一直在我腦海中盤桓不去。其中雖然也曾進行其他寫作計畫，甚至暫時拋下寫作，去從事其他行業。二〇〇九年，我通過雲門舞集的流浪者計畫，並於二〇一〇年四月前往日本，從事三個月的貧窮旅行。這一趟遠離臺灣的旅行給了我許多面對自我的機會，整整三個月的時間內，我重新檢視自我的生命，從中發掘生命內在的傷痕，《流年》的寫作計畫因此逐漸有了輪廓。

《流年》的故事與角色雖然是《空》的延續，但至此，已經不同於《空》是緣起於精神分析，而是一部回歸生命，有血有肉的作品。回臺灣後，我落腳於北部，並長時間來往於汐止、南港、四獸山，這附近的地理風貌不知不覺間融入《流年》的故事中，成為這個故事的舞台。由四獸山居高臨下望向信義區，整座繁華都市猶如一顆大陀螺，而軸心便是豎立其中的臺北一〇一大樓，一〇一大樓像是一根軸心針，插在信義區上，成為這個都市旋轉圍繞的中心。另一方面，四獸山上萬物生長卻又萬物俱寂，彷彿彼此毫不相干。南港的多雨，象山的寂寥冷清，以及這種位於臺北邊陲卻又觀照著臺北的奇妙姿態正符合《流年》中的出世與入世情懷。



二、寫作內容

《流年》共分為十三章及一篇跋，字數約八萬字，形式為長篇小說。以一位木雕藝術家為主角，故事分雙線進行，單數篇章為主角在妻女過世後偶遇一位年輕女孩的遭遇，女孩的慾望、虛榮與沉淪一方面帶領男主角走出舊日傷痛，另一方面卻又引導他走向另一種入世的毀滅；雙數篇章則為男主角關於妻女的回憶，將會呈現今昔對照下某些近似於循環或宿命的過去。

本書在內容上將呈現宗教與藝術的對立與曖昧，一方面，宗教大都提倡禁慾，而藝術為了追求美學，卻又常以慾望、性作為一種強烈的表現方式。此外，宗教與藝術之間卻又有著重疊而曖昧之處，無論是雙身佛像或唐卡皆以煽動的性姿態以及過於鮮豔的色彩呈現，其中尚有許多糾葛，並非全然對立。

三、主題與形式

在主題上，則是性慾與死亡，男主角的縱慾造成妻女過世、家破人亡的慘劇，但卻又如同以毒攻毒，獨自沉溺在痛苦回憶中的男主角是被年輕女孩引發性慾後才走出舊日傷痛。只是慾望往往沒有這麼簡單，死亡也不是一轉頭便能擺脫，它們終究會帶來意料之外的，新的，且更深層的痛苦。

在形式方面，本書將採用第三人稱觀點，盡量不涉入角色內心，只以外在描寫內在，在敘事上保持疏離，並在情色書寫中融合鬼魅書寫，使得情慾汨流之處皆蒙上一層鬼魅氣氛與死亡陰影。

四、進行方式

由於本計畫醞釀多時，構想與結構皆已相當完整，所需之資料，無論宗教、雕刻、南港與四獸山的歷史與發展已經蒐集完畢，目前已完成五分之一的內容，之後為求更深入角色，將在創作過程中學習基本的雕刻技術。

餘下的，且尚待於未來一年內完成的，便只是書寫。

五、內容摘要

一

當梅雨的氣味終於浸透了象山，女孩也來到他門前。

她穿著粉紅色背心與牛仔短褲，帶著一個抽菸的男孩，站在他的工作室門口，問他可否借地方拍照。

「我們攝影師說這裡有很多木雕佛像，氣氛很特別。」她兩手合掌頂在下巴，拜託他：「我們只拍一個下午就好。」

他無意回答，拿起雕刻刀，修飾檯燈下的木雕觀音。

女孩靠近他，彎下腰，兩隻套著紅色碎花拖鞋的腳掌踏進燈下，他不悅地抬頭，正面迎上女孩的笑



臉，女孩耳際的幾撮細髮垂落下來，散在他額頭，說：「拜託，這是學校作業。」

他之所以答應，並非源於女孩的美貌，事實上，女孩的外貌並不出色，除去胸與臀，膚色偏黃，嘴唇太薄，鼻子不挺，兒童一般的輪廓，缺乏女性的魅力。但是女孩的眼尾有著一顆小小的黑痣，配上那張童稚的臉，令他想起早夭的女兒。

擔任攝影師的男孩說保證不會影響他工作，但事實並非如此。女孩旁若無人地在他的工作室裡褪去衣服，換上過小的白色上衣，以及黑色百褶短裙。攝影師男孩叫女孩靠在、躺在、趴在他尚未完成或已完成正待取件的作品上，幾次他正要下刀之際，閃光燈啪一聲亮起，令他瞬間目盲。他收起雕刻刀，轉過身想請他們離開，卻看見女孩跪坐在牆角，短裙拉至膝蓋上方，攝影師換上長鏡頭，也跟著蹲低。

他發現，每當攝影師放下相機，目光都是落在女孩大腿間的陰影，他不再多說什麼，轉而將自己當作一個觀眾，站在一旁觀察兩人的互動。

學生時期他修過攝影課，也曾開過幾次個人攝影展，他看得出男孩只有九流的技術與三流的光線概念，僅有器材是一流的。與其說是攝影，不如說是男孩以單眼相機這樣的昂貴設備作為面具，一方面遮掩色慾，一方面替窺視的雙眼打開一扇窗。

年輕人的色慾，他在心裡如此嘲笑。就他看來，這個男孩終其一生都必須靠著掩飾或工具，才能滿足自我。在這具年輕的軀體裡面，除了體力，沒有其他能使色慾圓熟至爆發的可能。男孩命令女孩張腿、抬腿、蹲下、起立，擺出各種姿勢，然後透過照相機的鏡頭，把自己投入觀景窗中的某個位置，以此演繹各種體位，但何必如此？以他多年的雕刻及嫖妓經驗，就像如愛撫般地時而輕握、時而揉壓木頭上的紋路，光是觀察女孩的身體，他便知道該如何從中挖掘出女孩內在的本質。就像從木頭中挖掘出一

尊觀音像，那並不是他將木頭刻成觀音，而是觀音本來就在木頭裡，他只是藉由雕刻，除去雜質，讓觀音從中顯露。

女孩似乎也漸漸感到男孩的意圖，在攝影師男孩的要求下擺出幾個姿勢後，轉頭望向站在男孩背後的他，羞怯地搗著臉說真不好意思。

他突然心底湧起一股好奇，想知道這個女孩是什麼滋味，與他經歷且傷害過的那些女人有什麼不同，究竟該怎麼做，女孩才真會打從心裡感到羞怯甚至是羞恥。

六、附件：《流年》試寫作品（存目）